



番外·合欢

4个月前 · 来自专栏 [此恨不须记](#)

此时正值阳春三月，满城新绿，四处皆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灿烂天光。

永安镇很小，街道也不宽阔，一条清河曲曲折折穿过小镇，路上行人两三，都是自来便相熟的街坊邻里，步履不急不缓，时不时还停下来同人闲谈。

卖酒的大娘招呼女儿把酒幡支起来，年轻姑娘跑上二楼，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将竹竿插好，春风如流，吹得旌旗招展。正欲回身，却见河堤柳树下坐着一个人，她一眼便认出那是谁，脸上立刻绽开一个比春日还明媚的笑容，嗓音清脆：“阿上！”

那是个年轻男子，背影看上去修长有力，已是个青年了，但当他转过头来，眉眼干净清俊，微皱着眉，仍有种少年人似的轻愁。他抬眼看见二楼的姑娘，懒懒散散地招了招手，便又转回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有轻快的脚步声靠近，姑娘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也跟着坐下：“阿上，过几日便是拜春节了，到时候咱们去玩儿？”说着又凑到他耳边，放低了声音：“我娘的梨花酒酿好了，可好喝了，我带一点给你尝尝。”

他微微偏过了头，拉开距离，只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她见他一脸的兴致缺缺，关心地问起来，“这几日也没见你上街，又这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样子，愁什么呢？”

他扔了颗石子，扑通——“你娘才要嫁人。”

“那可好，我早就想替我娘招个倒插门，分担一点店里的事，省得成日训我懒，还让我搬酒缸。”她向后撑着手，说些不着调的闲话。

他没搭话，只是望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发呆，她也就跟着沉默了下来。

柳丝袅娜绿阴浓，燕子双飞细草风。

两个年轻人身上披着盎然春意，脸上却都显出几分莫名的闲愁。

一片寂静中，他忽然开口：“小鸟，问你个事。”

“滚。”大名叫齐雀的姑娘面无表情地吐字。

他当然没滚，继续问：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？”

“特别想要的……”齐雀想了半天，摇摇头，“没有，好像并不缺什么。”

“你呢，周上？”她转头问他。

这永安镇上下，同龄的孩子不少，大家从小到大相伴为友，再熟悉不过。周上是周大娘在庙外捡到的，父母不详，周大娘一生无儿无女，丈夫早逝，有了这个孩子，日子才热闹起来，也不必再倚门空望。虽则家境清寒，但周上自小就性格开朗随和，和谁都处得来，从不见他与谁计较过什么，对周大娘更是孝顺至极，在外头摘了一串野果也要带回家给她尝尝。

向来含笑的年轻人此时垂眸低眼，侧脸线条流畅得如同远方青山横卧，微微抿着唇，左边脸颊便抿出一个小小的梨涡。

倒是……挺好看。

齐雀心里猛地一跳，不知怎么的，脸上忽然就有点发烫。

这时，周上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我有。”

齐雀好奇地问：“是什么？”

周上转过头来，看着她，似乎要说些什么，可还没开口，原本带着迷茫的眼神忽然变得认真起来，认真得有些……闪闪发光。

在他的眼神中，齐雀只感觉脸越来越烫，却又觉得不对，他好像并不是在看她。

心念一动，她顺着他的眼神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女子和一个小女孩儿从长街那头走来，女子穿着一身白裙，手上抱着几匹布，正对身侧的孩子说着话。那孩子同她生得极像，十岁而已，衣裙淡粉，如桃花仙灵，眉眼精致，双眸清澈分明，比春水还剔透。但她不像寻常小孩儿一样肉乎乎的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单薄，似乎天生带着几分孱弱。

这对母女是上个月才搬来的，说是丈夫远行，剩下两母女在繁华都城里生活不易，便搬来这永安镇，只求个安稳度日。镇上很少有外乡人定居，街坊们都很热情，又怜惜这女子一人抚养孩子辛苦，平时对她们也多有照顾。

见了她们，齐雀想起娘曾对她说过话，“……怪不得要到小镇上避居，孤儿寡母，在人来人往的都城，又生得这副容貌，哪怕关着门都免不了是非，为妇难啊。”

两人走近了，齐雀正要打招呼，但有人比她更快。

“秦姐姐！”周上一扫之前的忧郁，从树下站起，走过去，“好巧，你和小船也上街啊。”

秦时月闻声抬头，看到他，微微笑了笑，“是，好巧，你也上街买东西吗？”

她这一笑，明眸善睐如山花欲燃，娇妍至极，仿佛仍是年华正好的二八少女，半点儿看不出已为人妇、为人母。

周上忽然显出些害羞，像是小心思被戳穿：“买点……啊不是，卖了些捕到的山货，正要回去。”

说着，又弯下腰去摸小女孩儿的头发：“小船，我做了个风筝，回去拿给你。”

小女孩儿如玉雕成，并没有什么表情，只是朝他伸手，周上笑：“放在家里呢，改日我陪你去放风筝。”

但小船仍是固执地摊着手，周上看看她，又看看秦时月，有些不解。

“她要你牵着她。”秦时月解释。

周上笑着叹了口气，把手放了上去，果然，小船将他紧紧地握住了。

齐雀看着这一幕，电光石火间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她转过头揉了揉脸，然后起身走过去跟秦时月打招呼：“秦姐姐。”

秦时月对她点头：“小齐，对了，我听说大娘时常犯风湿，托人找了些药膏，药效极好，今日忘记带在身上了，改日再拿给你。”

齐雀连忙道谢：“多谢秦姐姐，你太费心了，我娘那个都是老毛病了，时好时坏的。”

秦时月笑着说：“不过是几盒药，算不得什么，还要多谢这些日子你们对我和小船的照顾。”

“那我改日自己来取，省得你专门跑一趟。”齐雀很是感谢，又说，“我先回去了，有空多来玩儿。”

“好。”秦时月笑着应了。

“那我们一起去回去吧，秦姐姐。”一旁的周上牵着小船开口。

秦时月就住在他家隔壁，从前是李秀才的家，李秀才家就是他们镇上的书塾，只是前两年李秀才生了大病，被儿子接走奉养，那院子也就空下来了。

“嗯，该回去了。”秦时月点头。

周上看她抱着布便说：“我帮你拿布。”

秦时月摇头：“不用，走吧。”

周上牵着小船，身旁是抱着布的秦时月，两人边走边说话，脸上都带着笑，而说话的间隙，周上时不时看向秦时月，那眼神，温柔而专注。

按理来说，秦时月该比周上大许多岁，周上才十九，秦时月连孩子都有十岁了。可远远望去，三人的背影，竟好似一家三口。

齐雀站在自家店门口，看着他们，不禁露出几分忧色。

回去的路上，经过一条小道，周上伸手为小船遮住道旁横斜的枝条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对了，秦姐姐，小船为什么叫小船啊？”

秦时月未语先笑：“……倒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她父亲姓周，她就是小周，大人们开玩笑便叫她小船。”

小船抬眼看了看周上，只见他有些发愣，“啊……那个，我、我也姓周……”

说完这话，又立刻清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说了胡话，“抱歉抱歉，秦姐姐，我不是有意冒犯，都是胡说八道。”

“无妨。”秦时月不知为何笑得更开心，“你也不要叫我姐姐了，直接称呼我名字就可以。”

“是，秦……时月。”周上很是窘迫地挠了挠头，低头又看见一向面无表情的小船竟在笑。

“小船，你笑什么？”他弯腰看她，小船的笑容很淡，一闪即逝，但周上还是看到了她脸上那个明显的笑窝，“咦？我也有一个。”

他说着，弯起唇露出个笑容，戳了戳自己脸上的梨涡。

小船看着他，眼瞳剔透，含着股沉静的天真，他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。

到了秦时月家的院门口，小船却迟迟不肯松手，周上有些为难，半蹲下身：“我回去给你拿风筝，等会儿来找你玩儿，好吗？”

小船拉着他，终于开口，声音是与她外表截然相反的轻软：“一定要来。”

“好，一定。”他又握了一下她的手，才放开。

他抬头看去，秦时月正站在院门口。木门深深，石阶生了青苔，砖墙亦是披青戴绿，如同古老的城墙，她裹着月白的衫裙，站在这一应陈年旧景中，眼波含笑，似梦中曾恍惚见过的哪一个。

周上想，确实是梦中见过的。

他从小到大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境光怪陆离，发生着他从没经历过的事情。但无论如何，总有一个人，会在他生死挣扎的时候出现，将他从地狱冥府中救出。

梦里的爱恨情仇都过于真实，有时，他清醒过来甚至会怀疑，也许梦里才是他应该经历的人生。尤其是那个人，哪怕是在梦外，他仍然有着莫名的牵挂。

从前，他只觉得不过是幻梦，但自从见了秦时月，他才知道，原来世上真有梦想成真这回事。

虽然他从没在梦中看清过她的脸，但是，看到秦时月的一瞬间，他就无比笃定，就是她。

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……那种熟悉感印在脑海里，似乎立刻就能想起来，却又被什么阻隔了，让人抓心挠肝。

如同一枚刻在灵魂上的烙印。

秦时月带着小船同他告别：“再见，周上。”

周上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再见。”

她便牵着小船转身往里走去，裙摆如云掠过，院门合上了。

而周上立在原地，久久未动，然后叹了口气——可是，她是有夫君的，他怎能凭一厢情愿去打扰人家。

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？

我有……

可是我不能。

傍晚时分，周上送来了风筝，一条红红的大鲤鱼，小船虽然不说，但很珍惜地挂在墙上，生怕被刮坏了。

夜里快睡觉的时候，她睡在秦时月身旁，忽然细声细气地问：“他什么时候能想起来？”

秦时月轻拍着她的背，轻声安慰：“很快。”

“……娘。”小船不喜欢说话，但这一夜，话却格外多。

“嗯。”秦时月应得很温柔。

她将小船放在秘境数十年重塑灵体，又怀胎九月才生下这个孩子，这一番辛苦折磨，简直去掉她半条命，让她真正体会到做母亲的不容易。她把这孩子看得如珠如宝，加之从前曾将小船置于险境，疼爱之时更添几分愧疚，如果此时再让她拿孩子冒险，她是万万不肯的了。

而小船因为身体孱弱，常年待在小春山上，不喜与人多言，看起来是个冷冷清清的小姑娘。实际上，她性格有一部分与周上很像，很是坚韧，她的灵脉天生闭锁，需要用外力化开，这一过程苦不堪言，但哪怕痛得流泪了，她也没叫过一声疼。

“我想和爹去放风筝。”小船已经快要入睡，却仍强撑着喃喃自语。

“好，明天就去。”秦时月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她小心翼翼地摸着小船的头发，哄她睡觉。

周上死时魂魄不全，在六道之中无知无觉地飘荡许久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他才得到这么一次入轮回的机会。秦时月通过索引术找到他的位置，见他过着再寻常不过的人生，也不愿用外力强行让他想起来。

毕竟，即使是这样寻常而安稳的日子，都是周上从前盼也盼不来的。迟早有一天，他会自己想起来的，顺其自然就好。

第二天晨起，周大娘打开院门，就见门口竖着个大红鲤鱼，唬得她吓了一跳：“啊呀！”结果，鲤鱼移开，却发现后面蹲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，一时又笑起来，嗔骂道：“我还当什么鲤鱼成精了，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。”

说着，便伸手牵起小船：“别蹲着，仔细裙子弄脏了，你娘可要打你。”

正在劈柴的周上听到声音，连忙从后院出来，原以为发生了什么，却是虚惊一场。

小船正很认真地对周大娘说：“我娘不打人。”

周上听了这话，走上前去，笑道：“我要有你这么个小姑娘，也舍不得打。”然后转头对周大娘说，“娘，您先去吃饭吧，我陪她去山上放风筝，中午顺便摘些菜回来。”

“跟她娘说一声啊，别乱跑惹人着急。”周大娘嘱咐道。

“好嘞。”周上应道，换了身衣服，便带着小船上山去了。

周上找了个平坦的地方，手把手地教小船放风筝，要逆风，绳子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……小船很聪明，不一会儿就学会了，周上便放开了手，由她自己跑。

只是小船体弱，跑不了太久，周上见她气喘吁吁，便提议先歇一会儿，小船同意了。两人并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周上给她擦了一下汗，小船仍然低头摆弄着风筝。

周上说：“这么喜欢放风筝啊，改天上街给你买个漂亮的，嗯……燕子，好不好？”

小船用手指顺着鲤鱼的须须，摇头：“就这个。”

“小船。”周上叫她。

小船没吭声，只是侧首看他，一双眼睛清清亮亮。

周上有些迟疑，却还是没忍住打听：“你爹去了何处，怎么留你们两个人呢？”

小船望着他，沉默许久，才说：“很远，回不来。”说完又对自己摇头，改口道：“很快就回来。”

那……到底是回不回得来？

周上出了神，只觉得心底茫然若失。其实回不回得来与他又有什么干系，秦时月只是个梦而已，梦怎么能当真呢？

一切都是他想的太多罢了。

送小船回去的路上，周上一直没说话，看到秦时月他也只是笑了笑便准备告别，但秦时月却叫住了他：“周上。”

周上停步回头：“嗯？”

秦时月看着他，透出一点温柔：“怎么了？”

怎么不开心呢？

周上没想到她能发现自己的不对劲，但是，他不可能说出口，所以只是尽力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先回去了。”

秦时月看着他的背影，只觉得奇怪，于是吃午饭的时候就问了小船，才发现自己之前为了避人口舌随口扯的谎竟惹了个误会。

自那天后，周上似乎是有意躲避，两家人离得这么近，秦时月愣是一眼没看见过他，连解释也无从下手。

秦时月无奈之下，只好登门拜访，敲了敲门，发现院门半开着，却四下安静，好像并没有人在家。

“周上？周大娘？”她站在院子里试探着叫了几声，也无人应答，大概是有事出去了吧。

她叹口气，只觉得白来一趟，转身离开时还顺手关上了院门。

堂屋里，齐雀和周上躲在门后，一声不吭，直到秦时月关门离开。

“阿上，你怎么不出去？”齐雀本来是给周家送拜春节用的酒，谁知刚进屋，就听到秦时月敲门，周上把她拉进屋里躲了起来。

周上推开门，把两坛子酒搬进屋，并不说话。

齐雀换了个问题：“大娘呢？”

“去隔壁镇请拜春神了，明天回来。”周上将酒搬上桌案，又找出两张写了春符的红纸，贴在坛身上。

齐雀站在一旁，看了半天，才说：“你是不是……”

她话还没说完，周上就立刻否认：“不是。”

齐雀翻了个白眼：“你急什么？”然后，她又认真地说，“其实你这样做也是对的，秦姐姐毕竟已有夫君，你同她走得太近，不仅会给她惹来闲话，对你自己也没什么好处。”

“……我不要什么好处。”周上倒了一碗酒，先尝了一口，“我只是不想她为难。”

如果她知道自己对她的想法，一定会觉得很麻烦，本来是为了躲一个清静，却仍然无法摆脱像他这样不知所谓的人。

齐雀看他这样，又不忍心地想宽慰一下他：“你想开一点，秦姐姐确实很好看，人也很善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齐雀都觉得，秦时月真是无可挑剔了，除了已经嫁人还有孩子之外，但是她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说：“但是，人总不可能心想事成，有些人确实很好，但是并不合适，你以后会遇到更合适的。”

周上没正面回答，只是抬手把酒一口喝完，然后说：“今年的酒有点淡。”

“……”齐雀无语，再不想管他，自己走了。

临近夜里，秦时月早早地把小船哄睡了，又再次出了门。

这时候总该有人在家吧？

周上听到院门被敲响的声音，本想假装听不见，可心底莫名升起一股暗火。

他不见她，本是替她省心，她已有夫君，已有孩子，怎么还不懂呢？

当门被大力从内打开的时候，秦时月的手还悬在半空，预备敲门。

看见周上一脸的沉怒，她有些茫然，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下意识地询问：“是打扰到你们休息了吗？周大娘是不是被吵醒了……？”

话说到后来，越来越小声，以至于根本听不见了——因为她看见周上正光着上半身，头发散下来，似乎准备沐浴就寝。

周上看她连一件外袍也没穿，单衣薄裙就敢上门，还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一时间竟不知该气该笑。

“我娘不在。”他的语气十分生硬，和平时的活泼亲近完全不同，“你到底来干什么？”

秦时月也觉得自己有点莫名其妙，但是箭在弦上，她一定要说清楚：“最近我怎么没见到你？我觉得，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，其实我没有……”

但周上的耐心已经告罄，他没听完，满脑子不知道什么火，烧的他失了理智，将人一把拉了进来，压在大门上，低头盯着她：“我为什么不见你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，秦时月？”

他的眼中压着火，破天荒地叫了她的名字，明明是从唇齿间挤出来的，却仿佛有种缠绵的暧昧，好像已经在心里、梦里念过千万遍。

秦时月不知道他在气什么，但是听懂了他这句话，答得意外的冷静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？”周上愣了一下，几乎有点无奈了，“你知道还敢来找我，胆子怎么这么大？”

秦时月望着他，两人离得这么近，她能仔细地看一看这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面貌与从前一般无二——这是一个最寻常的少年，他的人生不算顶好也不算最坏，至少不用随时在生与死之间做抉择，他的眼里，没有那深藏的宿命，他也不会说自己命中无福。

他是最原本的周上，或者说，是原本的周上最想成为的样子。

“你对我什么心思，我都知道。”秦时月收回游思，平平静静地反问，“那我对你是何心思，你也知道吗？你猜我……”

她抬头，嘴唇几乎碰到他的下巴，周上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刚才那副气势汹汹散得一干二净，一动不敢动。

只听这人如月下精魅，狐言惑心：“你猜我到底为什么胆子这么大，周上？”

周上的思绪已经乱成一团，他有些搞不清楚此时的状况，等等……

她在说什么？

什么心思？

什么胆子？

是……他想的那个意思吗？

“……秦……”他又开始喊不出她的名字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，“秦时月，你也……喜欢我吗？”

“我不是喜欢你。”秦时月说得很干脆，“我是心里有你。这样，够不够清楚？”

周上慌乱中又想起什么：“可，可是你还有……还有夫君……”

秦时月立刻回答：“你当他死了吧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夫君。”

她不想再和周上有任何误会、矛盾，再微小也不行，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才走到今天，不可以用来你追我赶。

周上彻底愣住，他甚至收回了握着秦时月的手，有一种美梦成真的不真实感。

他又看了看秦时月……她还在等他的回答。

这是真的。

她心里有他。

只在一瞬间，周上几乎从头红到尾，连发丝都在冒热气，他猛地转过身去，背对着秦时月。

“……你冷不冷？”秦时月伸手戳了一下他的背，指尖触感光滑柔韧，肌肉非常有弹性。

周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没穿衣服，立刻反手将人推出门外，全程偏着头，不敢与她对视。

“你先回去，太晚了……小船，没你会害怕的。”他语速很快，说着就要关门。

秦时月有些发懵，怎么是这个反应？

门就要关上的时候，周上又停了下来，他在门里低着头，对着门缝说话：“我一直都梦到你，我喜欢你很久，不管是梦里还是梦外，我都……喜欢你，秦时月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门就啪嗒一声合上了。

秦时月几乎听到周上在那头大喘气的声音，愣了一下之后，就忍不住笑开，只觉得这人冒傻气的样子也实在可爱。

不知不觉中，拜春节到了。

春日盛大，万物生长，人们在这个日子里向神灵祝祷，希望接下来的节气都能顺利，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。

总之，是个很热闹欢乐的节日。

齐雀最近忙得脚不沾地，几乎镇上所有人家的拜春酒都是从她家买的，真正到了拜春节这一天，她才轻松下来。

“娘！”她一边抓起一把碎银子，一边大声对她娘说，“我出去玩儿啦，会替你放河灯的！”

“快走吧，尽会花钱！”

出了大门，街上人群涌动，小小的永安镇，大概只有在这一天才会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。

齐雀看到几个伙伴，跳起来挥了挥手：“喂，一起呀。”

“小鸟快过来，我们去买灯！”

“快快快，好看的都要卖完啦！”

两拨人费尽周折才汇聚在一起，又打打闹闹地朝桥边卖灯的摊子走去。

还没走到，忽然有人说：“咦？那不是周上吗？”

“他在给谁买灯？”

这时众人都远远地看见了周上牵着一个小女孩儿站在一个小摊前，他微躬着腰同女孩儿说话，一个个仔细地挑选着，那模样，十足的耐心温和。

齐雀自然认识：“是秦姐姐的女儿小船。”

一个少年大笑：“嚯，我还以为是他亲女儿呢哈哈哈……”

但是无人应和。

笑到最后，他都觉得尴尬：“……你们怎么不笑啊，不、不好笑吗？”

几个人几双眼齐刷刷地将他盯着，他只好举手道歉，“对不起，确实不好笑。”

“走吧。”齐雀率先说话，带着一群人转而走向另一边。

这边小船却和周上起了争执：“我买。”

周上以为她要单独买自己的，解释道：“我们一起买，比较便宜。”

小船摇头，重新说：“我给钱。”

“嗯？”周上奇怪，“为什么呢？”

小船从小荷包里掏出一把铜板，只是坚持道：“我给我们买。”

她今天这身衣裳是秦时月给她新做的，是镇上最好的布料，锦缎绣花，在灯火辉煌中闪着流光，将小姑娘衬得像个仙子。

“……好吧。”周上妥协，从她的手心里拿了七个铜板，“七个就够了。”

小船看着他付了钱，提了四个挑好的灯，才将剩下的铜板放回去。

周上一只手握着四个灯，一只手牵着小船，往桥下河堤走去，脚步微快：“秦姐姐肯定等急了。”

小船却比他冷静：“她不会急的。”

“好吧。”周上也觉得自己过于兴奋了，虽然只是分开了一会儿，但一想到秦时月在等他们，他心里就感到说不出的愉悦，他问小船：“放河灯的时候你要许什么愿呢？”

“……你什么时候想起来。”小船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。

周上不解：“什么？”

小船握紧他的手，那么温暖，那么有力，这是父亲的手，“你也想我吗？”

其实，无论周上是否找回记忆，他应该都不曾想过小船，因为从始至终，他都不知道她的存在。

但是，小船还是想问，在那些漫长的无知无觉的岁月里，你会想起我吗？会感知到世上的某个角落，有一个属于你的孩子吗？

而周上，不知为何，虽然不明白，但仍是鬼使神差地认真回答：“我一直很想你。”

小船点点头，对他露出一个浅浅的笑，像是松了一口气：“那就好，我怕只有我在想你。”

周上见她笑起来，忽然觉得心里软得不像话。

桥下比较僻静，三人放了四盏灯。

一盏是周大娘的，一盏是周上的，一盏是小船的，一盏是秦时月的。

放灯前，每个人都认真地许了个愿，然后松开了手。

三人静静地看着灯盏载着深切真诚的心愿摇摇晃晃地离开，然后融入一河星辉，秦时月趁机以极快的速度偏头，偷偷地亲了亲周上的侧脸。

周上转头看她，神情茫然，但秦时月早已转过头，一脸正经，努力憋笑。

“你……”周上张了张口，他看了一眼小船，她还在专注地盯着自己的灯，似乎要用目光扶持着它飘远。

下一刻，周上按住秦时月的腰，一手扶着她的脸，低头亲了上去，两人都不敢发出动静，只能在黑暗中交换了一个沉默而炽热的深吻。

秦时月退开时，头脑都在发热，悄悄地深吸了一口气，周上望着她笑，干净的笑容在暗处也能闪闪发光。

“太重了。”

这时小船忽然开口。

两人一惊，却见小船一脸严肃盯着一河的花灯。

秦时月不由地问：“什么太重了？”

“心愿太重，灯沉了。”小船指了指一盏歪斜渐沉的荷花灯。

周上笑了一下，一手拉着小船，一手拉着秦时月离开了桥下，正大光明地走在灯火通明的街上。

世上哪个人不可以获得幸福？

别人可以，他自然也能。

他真的不怕闲话，也不怕别人的目光。

他的爱，他爱的人，都坦坦荡荡，不必怕。

某个午后。

周上走入室内，竹帘后是美人春睡，如海棠探枝。

他放轻了脚步，慢慢靠近，秦时月睡得不太安稳，好像在梦中遇到了什么伤心事，眉心微皱，眼珠在眼皮底下轻轻地滚动。

周上刚弯下腰去，还来不及做什么，便见她攥紧了手指，忽地带着哭腔喊了一声：“师弟……不要……”

不要什么，他没听到，也无心分辨。

因为在她叫出“师弟”两个字的瞬间，他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不知不觉间眼里竟盈满了泪。

似乎曾经有人将他抱在怀里，泣不成声地念着他的名字，而泪水灼热滚烫，落在了他的眼中。

周上的心里升起从未有过的哀痛与眷恋，半晌，一滴泪终于从他眼底滑落，他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：“师姐，我好痛。”

往事如浪摧城破，在刹那间冲开一切禁锢，看尽轮回或生死，怀中最后的温柔已成旧事，可蓦然回首，原来仍有人在记忆中固执守候。

周上的泪滴在秦时月的衣角，沁出一点暗印，他半跪在秦时月身旁，握住了她的手，轻而又轻地说：“师姐，我在这里。”

一别春风尽十年，相逢犹记旧因缘。

有道是：从此空山不独归。

编辑于 2020-11-21

小说

修仙

穿书

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



此恨不须记
鹤归重山绿，此恨不须记。

推荐阅读

梦事番外：春荣

1 有人天资聪颖、有人仙根惊奇、甚至还有人天生讨人喜欢。而有的人，三不沾，永远是被忽略的那一个。…
糊糊的兔... · 发表于小胡故事屋

三十、故乡的百合花开了

随着名牌挂出来，此次比试也开始落幕，姜淮景稳居第一，其次便是莫…
那你撒个... · 发表于恶毒女配和她的小跟班



这种事情见得多了，我只想说得懂，不懂的我也不能怪，毕竟自己知道就好

《溯洄》第一卷 似是故人来 【十一】 【十二】

【十一】江娇觉得，事已至此，多想无用。她不确定现在发展的情况到底会有什么影响，按照一般的修仙…
阿胖胖哦 · 发表于《溯洄》

仙尊*25（今日加更）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一道掠过南州十六城的流光，已然划入万法仙宗，逐风灵山的山脚下。朝阳初升，阳光穿…
沈婵 · 发表于和光同尘

[查看更多](#)

228 条评论

写下你的评论…



南寻

4 个月前

此恨不须记，空山不独归[赞同]

👍 242



VV

4 个月前

呜呜呜，孩子没死，周上也在，谢谢大大手下留情

👍 261



爱丽C西米露

4 个月前

啊啊啊啊啊我来啦

👍 9



江清月近人

4 个月前

爷青回

 36



Trouvaille

4 个月前

啊啊啊啊啊啊

 4

[查看更多](#)



1044

